化蛹) h) x0 q# u\* }( [  
# }% S+ a, ]5 @. j: p  
  
一只小小蝴蝶在在雨林中轻轻挥舞翅膀，大洋彼岸可能就会掀起一场猛烈的风暴。- V/ b; Y3 c/ c  
  
时间已经来到凌晨，宋晓雯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，偷偷从丈夫臂弯里爬将起来，披上丝袍，从二楼的窗户看去，厨房的灯亮着，翠妈已起床准备早点。  
  
推开窗棂，香烟的烟雾散了出去，久不抽烟，烟气入喉，憋的她一阵难受，为了不吵醒谭伯伟，她生生忍住了咳嗽，眼角都被呛出几滴眼泪。「思文，思文，你思的是哪个雯。」宋晓雯又猛抽了一口，痛苦的抚着长发，玻璃的倒影里，眼角落下两滴晶莹的珍珠：「我对不起你。」  U' Z\* s9 ?$ X' G7 D" [% ^0 W0 J8 Q\* L  
  
只有在这个时候，这个白日里商场上叱咤风云，家庭和睦，生活顺遂的女强人才展示出了她脆弱的一面。  
  
宋晓雯抽完了最后一口，在窗棂上掐灭烟蒂，随意丢入檐下的花园之中。暗定决心，打通了一个早想去打却不怎么想打的电话：「喂，文凡。」  
  
「住口，文凡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的只有宋晓菊。打电话来有什么事？」电话那头，宋晓菊态度不善，不过好歹还是愿意和她说上两句话，即便现在尚是凌晨，常人最是困顿的时间段。  
  
「好。」宋晓雯少有的在称呼上作了让步，转而开始试探：「你现在该不会是在暹罗吧？」8 u6 F# w! F2 L\* \_) o0 `  
  
「我在哪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我每天吃什么，穿什么都要向你汇报吗？你管的也太宽了吧。」宋晓菊依旧是那般，宋晓雯每说一句，她便要冷嘲热讽的回上数句。+ H- Y- @! G9 n6 K6 t5 w; v  
" r3 `6 W6 x, Q2 D2 l2 a- O6 T- b- {  
「把这件事情处理好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找到杜思文，而且，这个人必须要活着。」宋晓雯默默叹息，硬起心肠，冷冰冰的吩咐。" V\* J4 {2 C' w  
( V, o9 Y8 A5 \- e  
「用不着你在这里惺惺作态。」宋晓菊冷哼着，说了一句：「不用你说，我也会这么做。」接着不待对面回答，便挂断了电话。  
  
放下电话，宋晓雯又点上一支烟，烟气长长的吐了出去，而后在黑暗中弥散，消失：「她果然一直都知道。」, {/ ~% c6 `1 z2 y5 ^" R  
$ F; V2 x6 v4 S" t8 x( E  
谭伯伟不知何时也起来了，静静的来到书房，取了一条坎肩过来给宋晓雯披上，看到妻子又在抽烟，心疼道：「你。」  
  
「我没事，夜太凉，睡不着，起来走走。」宋晓雯掐灭了半支香烟，转头过来后，早笑颜如花。; P$ u4 e$ y7 l  
  
「担心张然吧，她现在在。。」谭伯伟岂能不知娇妻心中真实所想，直接切入主题。, ~. s8 l3 J+ F  p7 b# s! G" K  
+ a2 M% m\* d, U9 ]2 |! [  
可惜说到一半，就被宋晓雯拦住了唇尖：「嘘，不要说，若是她想见我，早就来见了，何必躲着这么多年，我要尊重她的想法。」\* a, X  \) ]; {8 \' F+ U( h  
7 \  R\* j& z; r& @/ R; V  m7 q/ G+ R  
谭伯伟环住她的腰，轻易就把宋晓雯搂到怀里，无比自信的安慰道：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凶手付出代价。」  
% V; x0 U% Z+ O1 ^4 S9 ?  
「我们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，找到那个人，无论如何，也要找到那个人。」宋晓雯扭头过去看向窗外，双手捂住环在腰间的大手，好让自己更惬意的挤进谭伯伟的怀抱里，看似柔情蜜意，语气却无比冰冷。6 `& u1 t2 ^+ i) H3 n9 r+ i: K5 I  
  
电话那头，宋晓菊把手机远远的丢了出去，嘴里还嘟囔不停：「拽什么拽，你有本事自己来啊，就知道说风凉话，躲在内地算什么事。」双手在胸前交叉抱着，看样子被气的不轻。' u! l- E9 D4 z\* G# W  
  
暹罗的夏夜，冰冷刺骨。\* k/ |6 [" k1 }2 |4 I- R$ x8 @  
' B! R! b& x! `% G  
根据宋书宸的吩咐，阎王被丢到了黄金殿门外，浑身是伤，以作挑衅。怎料那些一直隐藏在幕后的人物根本不为所动，他们看穿了宋书宸的用意，任由阎王在马路上躺着，无人救援，无人报警。  
, s/ E9 s) I\* B) A  
考虑到近期这条街上发生了械斗爆炸以及命案，似乎没有人来管他也变成了理所当然。马路上躺着一个生死不知的人，谁知道是不是黑帮寻仇，置身事外才是正常的选择。  
5 |4 I6 h4 s. S+ r7 Z) @; d  
杨龙载着蜜娅路过，指着地上瘫软的阎王狂笑：「这个人你认识的吧？」看蜜娅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补充道：「我倒是忘记了这一茬，这个人，负责的是内地的毒品生意，现在被人打成这样，丢到黄金殿的门口，你觉得这代表了什么？」" I8 P$ i, N) e; @" r  
; Z0 [- K# a" K: f  
「仇家寻仇。」蜜娅仔细的斟酌着语言，装出一副无辜的表情来回。5 T' f1 [, u4 c" ^  
8 V- H0 o7 W- t. t% ^\* e  y  
「哈哈哈哈，说的好，看来你的脑子没有问题。」杨龙大笑，把蜜娅的双腿搬到自己腿上，肆无忌惮的开始抚摸起她的丝袜美腿来：「该说不说，你这腿子，真软啊，受了不少的苦吧。」  
5 w2 d; K\* {" {% Q; N' w9 M  
蜜娅虽心中不愿，奈何自己的小命被别人捏在手心，为了活命，只能曲意逢迎，踩着钢丝绳为自己博一条活路。学着电影里的桥段，腿子在杨龙大腿上蹭了又蹭，察觉到杨龙胯下凸起一块，强压着恶心，小心翼翼的避开，捏着嗓子谄媚着回：「龙哥，不要看他了，怪吓人的。」/ N\* i6 g\* j: h% S. R" m: E  
: u# G, a4 I$ @% m: M  
杨龙听了一笑，对着司机说：「栋哥，听到没有，蜜娅姐说不想再看到他了。」+ G: \_( F7 d, N# L  
  
「可是，那是阎王，我出生入死的兄弟。」听到这样的命令，开车的栋哥话都说不利索了，脚下一抖，直接踩了刹车。  
. V2 n6 X; B\* V: L4 {  
「要加钱？」杨龙淡淡的笑着，眯起眼睛，车厢里的空气顿时阴冷下来。0 d4 ]' \_0 R) i3 [2 g  
  
「不是，我是说能不能把他送到国外去，留他一条狗命，毕竟我两兄弟一场。」栋哥回头来求，眼神之恳切，蜜娅都为之动容：「求你了，龙哥。」3 ]$ D  p" F" I3 u4 J3 u  
- p9 H) N' i$ T1 ~  y3 c\* T% [  
「这个我说了不算啊，这主意是我亲爱的小蜜娅出的，你得求她。」杨龙依旧眯着眼睛，贼手已经摸向了蜜娅的翘臀，一挑眉，蜜娅循着杨龙的眼神看去，从座位下面有一小盒，便探手取了出来，原来是一盒雪茄。% d% J& o3 ]+ h) e  K; ?) }  
  
栋哥索性熄了火，言辞恳切的看向后座，见蜜娅取了雪茄，赶紧取出火机点着候着，此时阎王的身家性命都在眼前的女子身上，只能把身态再次放低。; v0 w7 b% s7 e5 h8 \_  
  
一想现在的压力都来到了自己身上，蜜娅不由得暗自叫苦，可她自然有自己的手段，心不急，气不燥的取出一支雪茄，切了小头，在杨龙的火上细细的烤了，待烤出了香气，亲自在嘴里点着了，这才给杨龙递了过去，全程没有对栋哥的要求表达任何意见。9 b5 x2 s1 S, S1 X  
( z\* {$ `9 e3 r  
看了蜜娅的操作，杨龙眯着的眼睛这才稍微睁开，带着戏谑的笑容说：「美人亲口抽的烟，果然香醇。不过，栋哥等着你的回话呢。」惬意的吐出烟雾，一时间小小的车厢里烟雾弥漫。  
  
「蜜娅姐，求你了，留他一条狗命吧。」看杨龙接过了雪茄，栋哥心中稍宽，再次恳求。- \_2 q\* @4 j8 \_  D  
4 j! B( `7 r8 Q7 Q\* d  
烟雾之中，蜜娅透过后视镜看到了自己被整容成和萨莎几乎一模一样的脸，计上心来，捏着嗓子说道：「栋哥，是吧，你看我到底是谁？」\* c  ^6 D1 b9 {# [7 v% L0 @1 n0 j  
$ {) `& q9 c" p\* `7 }" w  
蜜娅的脸在烟雾里若隐若现，又刻意学着萨莎的口气说话，栋哥心中一懔：「蜜娅姐，不，萨莎姐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」3 u2 M4 m5 k( x" {6 ^" T- ^  
  
「你这个小机灵鬼，奶子别看不大，野心倒不小。」杨龙肆意揉搓起了蜜娅的酥胸，也不嫌弃她脸上的化妆品，伸出舌头恶心的舔个不停，栋哥识趣的转回头，看向躺在地上的阎王，满脸萧索。\* B! i2 w- B  Q  
( \_1 {" Z  i, v' S  
「龙哥又在取笑我。」蜜娅忍受着杨龙的猥亵，\*\*直觉\*\*告诉她现在以退为进才是正确的，便反手搂住了他，对杨龙的动作听之任之。  
& k% c  d( ?7 U( F  
「你知道这句话的重量吗？」杨龙特别喜欢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，若无其事的享受着蜜娅的示好，吸了一口雪茄，轻佻的将烟雾吐到蜜娅脸上，期盼着她的回答。9 c5 {: E2 e+ E6 `( U  
" U# |9 E  l9 r, J4 Y  S, v  
「什么重量不重量的，在龙哥面前，还能有什么大事。」蜜娅忍着恶心，继续示好：「哎呀，龙哥你真坏，就知道取笑人家，蜜娅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妇人，哪里懂什么大事不大事的，你坏死了。」说着小拳头在他胸口直捶，极尽挑逗之能事。  
' {9 ]: g3 A4 W$ A" {; b  
「小婊子，还挺会来事。」杨龙轻佻的说着：「好吧，暹罗的生意，以后交给你了，一定要好好负责哟。」  
  
「什么，交给她？萨莎姐现在可还尸骨未寒。」栋哥转头过来，不可置信的质疑：「这可都是萨莎姐打下来的基业，不能就这么交给她。」  
  
「哼。」杨龙轻蔑一哼：「栋哥，你知道吗？我最喜欢的就是你这一点，脾气臭的像茅坑里的石头，不过看到你这样的态度，又总会让我想起一位故人。」感慨一番后又和蜜娅说道：「这是一条忠犬，有情有义，好生调教，将来用的上。」  
5 `0 b+ b7 i6 `  
「杨龙，你胡说些什么，我忍你很久了。」栋哥瞬间变脸，恶狠狠的对着杨龙骂道：「所以你说帮萨莎姐报仇都是骗我的了？我就是蠢，诲不该病急乱投医，你我山水有相逢，后会有期。」说着就开门下车。  
  
「慢着。」杨龙把蜜娅从身上推开，一改纨袴之色，正色道：「说你胖，还就喘上了？给我回来坐下，你不想给萨莎报仇了吗？」只可惜，看到栋哥果然被勾引后来后，又变的不正经起来：「你走了，谁来给蜜娅小宝贝开车？用其他人，我反而不放心。」  
3 u# |" \\* O3 ~" d. T0 \_! ^( s9 v  
事情在向着一个让人完全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，蜜娅听到样杨龙说完，完全呆住，千想万想，就是没有想到现在这种情况。按说自己是被这帮人绑来的，像在生态园里被折磨才应该是常态，没有被嘎腰子卖器官已经是谢天谢地了。可现在什么情况？话里话外，这是准备让自己做第二个萨莎？这不对劲，很不对劲。  
; ^9 w4 N. F7 M- n\* k+ b3 u  
「给萨莎报仇？怎么报？」栋哥半信半疑的，说起狠话：「我警告你，不许再骗我了。」$ j/ A4 z1 P& T% [  
  
「有意思，萨莎原来是什么人，你是最清楚的，她有什么仇家，你还不清楚么？」杨龙跷起二郎腿，背靠过去，手臂大大张开，蜜娅会意，乖巧的缩进了他的臂弯。  
. S4 y9 z1 A. ]5 v  
「我们的仇家多了，你可不要说是警察之类的，我不信，肯定也不是那个姓蒋的，都是道上混的，真冤枉，假冤枉，一眼就能瞧出来。」看不出来，栋哥还真有点想法，竟然一眼就能看出这事中间有很多的猫腻。  
  
「我问你，你们是怎么起家的？抢的是谁的地盘？萨莎的死，谁受的利益最大，谁就是真正杀害萨莎的人。」杨龙又吐了一口烟雾，看栋哥陷入思考，继续说道：「我虽然和你们是合作关系，不过俗话说的好，娘死舅为大，我和萨莎终归还有些香火情。我的话放在这，如果不是你一直想着给萨莎报仇的事情，我早就把你干掉了。」  
6 Q" `3 j5 H. {& {0 q: ]  
「恩，恩？你难道怀疑是我做的？」栋哥的思路被打断，一脸震惊：「我对萨莎姐忠心耿耿，怎么可能出手杀她？」6 I: Q: b/ d3 k: v) ]- C  
  
「大姐大死了，属下不去想着给她报仇，这样的人，本就该死。」杨龙看向不远处半死不活的阎王：「现在，你明白了吗？」0 z. n. v: \; j  @  
  
「斩草要除根，您的意思是，动了萨莎的人，就是那个打伤阎王的人？」经过这么一番说辞，栋哥思虑之后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。  
3 G( v  s: ?9 @% ~  
「不，我不是问你。」杨龙双指托住蜜娅的下巴，细细的观察着她与萨莎完全一样的面孔，一字一顿道：「我在问你，现在，你明白了吗？」; |8 x, [0 T5 @8 @+ O% \_  
  
蜜娅似一只受惊的雌兽，眼神里满含闪躲之意，可是下巴被杨龙死死的托住了，倒有非要她回答之意：「我再问你，如果你坐了萨莎的位置，你明白该做什么吗？」  
  
「需要一个死亡，一个让警方无法拒绝的死亡。」蜜娅计上心来，想起当晚在爆炸的房间里的对话，支支吾吾的说着。: h+ g1 @$ Y9 w- I! z2 n3 ~  
  
「啊哈哈？有点意思，那走吧，就给警方一个无法拒绝的死亡。」杨龙对蜜娅的回答无比满意，放开了她。# `2 `8 c' i/ i( b& ^  
4 V8 j\* j4 n% D  
「阎王，一路走好，回头我们给他风光大葬。对了，我记得花猫老鼠那几个，也是跟他的吧。」杨龙一个示意：「栋哥，做事情不要留尾巴哦。」( ~' N" u) R# j3 @\* d) @  
" h' V9 D; ]; T' {' c; n) @\* s8 S  
「我马上安排，您叫我小栋就好，龙哥。」栋哥彻底被杨龙的设想折服，无比冷静的应对，轿车发动，缓慢驶出了黄金殿范围。  
0 R2 T- n1 `6 j) w, ~: p; K0 y  
阎王，江湖行走之时，遭刀砍颅骨而不死，只道自己下去扇了阎王一个耳光又活了过来。后不信命，取了一个狂傲无比的绰号，虚渡三十四载光阴，重伤在自家老窝门前，苟且了两天之后，亲自去见了阎王。8 I" }$ |- T: h' J  
  
两天后，又是一个阴雨天。  
4 r1 S; g1 X( ?: a+ q' G1 a' V  
黄金殿外的那条街被人封了，无数黑衣人在街道上一字排开，统一待着墨镜，左臂缠一条白布，肃穆无比。而后锣鼓喧天，鞭炮齐名，接着走来一个殡葬队伍，栋哥走在第二个，不停的洒着纸钱，队伍最前面是一个和阎王酷似的少年，十一二岁年纪，端着阎王的黑白照片，踉跄前行，早哭成了泪人，整个队伍安静且坚定的移动着，肃杀之气扑面而来。4 u  Y4 L4 o\* @: {; \' {  
# f/ P5 Y( u/ m, h  
少年恭敬的在阎王身前跪下，幼弱的拳头死死的捏着，大滴的泪珠滚滚落下。栋哥在他身边单膝跪下了，扶住了少年的肩膀：「阎王哥已经走了，入土为安。」说着就招呼左右上来殓尸。  
- T9 L# q4 P) W: z8 k  
「栋叔，我要给爸爸报仇。」少年拦住了左右，沉着且冷静的哀求。」  
  
栋哥愣了一阵，无奈搂住了少年的肩膀：「孩子，生死有命，报仇的事情，还需要从长计议。」接着无奈的招手，左右又上前殓尸。  
6 m# ?+ U1 A( h" W9 E  
「栋叔，给我爸爸报仇。」兀的，少年从衣袖里掏出一把美工刀，死死的架到了脖子上，手艺不精，激动之下已划破了喉咙的皮肤，献血溢了出来。少年用一种决死的眼神盯着栋哥：「给我爸爸报仇，不然我就死给你看。」  
  
「该你出场了。」杨龙在蜜娅屁股上一拍，笑着吩咐：「做的漂亮点，身份能不能立住，就看现在了。」+ D- c  P& m8 [# p\* F3 h  
. J9 ~) u8 E\* k+ S; t; A% r6 W, U7 q  
蜜娅也是哭笑不得，这是她从未想过的道路，可是为了活命，为了伪装，她又不得不这么做，她必须要完全听从杨龙或者保罗的命令。保罗那边自认记忆置换术获得了圆满成功，毕竟此前有过多次实验经验，杨龙经过简单测试也认可了保罗的手术成果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一切竟然都是蜜娅的逢场作戏，不得不说，如果蜜娅在演戏方面确实颇有天赋。) b4 d- S\* ]3 o\* s- y  
  
「对，报仇。给阎王哥报仇。」蜜娅拍着手走了过来。  
% g) d! R5 Q) F6 |) c  
众人只见一女从街角闪出，和送葬人相同的打扮，黑衣黑裙，及肩的半长发，不着粉黛，硕大的墨镜下是一张看起来特别熟悉的鼻子嘴角，整个人显得肃穆又无情。' n5 Y. E/ G  x7 ?2 q$ h  S" r$ `  
5 |; w; C' ]\* M! J4 X  
「这人是谁？」有人开始议论。  
  
蜜娅踩着猫步来到少年身边，悠悠摘下墨镜，露出一张和蜜娅完全一致的脸来。众人无不惊呼：「萨莎姐？」  
$ r! f& u+ `4 n! u; P  
这是蜜娅第一次以这种状态在人前抛头露面，说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，听到众人的议论，只能赶紧戴上墨镜，用来掩饰眼神里的慌乱。不过杨龙的吩咐又必须要做，故而她半蹲下来，温柔的对少年说：「你是阎王的孩子？我是萨莎的妹妹，而我也想报仇。对了，我叫蜜娅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  
# t; B5 ?6 @# {  
在栋哥的授意之下，有人开始造势：「这是萨莎姐的妹妹，和萨莎姐长的一模一样，绝没有错。」( T2 L4 Z0 I: [" d3 ]$ s  
  
「我叫傻明，爸爸觉得自己的儿子不会太聪明，所以叫我傻明。」少年见这个女人面容还算和善，又说着什么报仇的话，如抓住了救命稻草：「我要给爸爸报仇，告诉我是谁杀了他，我要报仇。」- @# j8 W, l6 }% N' ^' v  
  
「对，要报仇，而且是血债血偿。」蜜娅取下了傻明手里的美工刀：「但是不要用自残的方式，你自己都死了，怎么给爸爸报仇呢。」明面上这么说，蜜娅在心底却在暗暗发誓：「是啊，我不能死，死了还怎么报仇。」6 g' J$ T: k0 x\* \_7 B7 d) O/ S  
- @- Z1 ]" W1 h2 Q' U  
这番话到了旁边小弟的耳朵里又变成了另一种意思：「为阎王哥报仇，为萨莎姐报仇。」燥怒的情绪开始酝酿，有脾气火爆的已经开始骂娘。6 Y  J9 F9 l& n. y1 Y% Z& @  
% `2 f/ b& l3 Z7 \_. p5 S\* P  
自从萨莎姐死了，他们这些人就变成了群龙无首的乌合之众，以前想上位的更是打的不可开交，加上蒋家势力的反弹，黄金殿被警方查抄，更是严重的打击了他们的自尊心，众人只觉前途一片灰暗，短短一月时间，萨莎一手创办下来的黑色帝国就几乎分崩离析。: r; R8 h7 p- u, R. L' l  
+ r$ x% q1 y- y4 @+ W( c0 w3 B  
今天是栋哥出面，说给阎王收尸，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黄金殿的最后一次活动，纯当做是散伙前的狂欢才过来的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萨莎姐的妹妹回来了，有了领头人，就有了共同的目标，那么重建黄金殿的辉煌，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。; Q1 v) C( r5 I/ U: d0 X; [  
  
说到底，他们这群人，就是缺少一个可以服众的头领罢了。& I! O$ Y6 g( s0 C% m3 |8 t- l  
  
蜜娅站了起来，转向众人：「姐姐的仇，我来报，阎王的仇，我也来报，你们，谁支持，谁反对？」不知怎的，一股子豪情从骨子里涌出，颇有一丝睥睨天下的傲气：「黄金殿，是我姐姐萨莎的家，那么也就是我的家，同时，也是你们在场所有人的家。」  
0 b7 q% c" y4 m+ `( m: i! O9 C8 U4 T$ v  
「血债血偿！」不知是谁起了头，众人得了怂恿，一同呼喊起来。  
4 w. w4 B3 d0 C  G\* R6 ^  
「既然大家都是家人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会用这把刀，亲自捅进仇人的胸膛。可我的仇，谁又来报？」蜜娅趁热打铁，托着带血的美工刀向众人发问。  
' h/ \$ O' D3 `& y/ \  
「我！」众人又是大呼。  
  k8 B6 k9 k$ D8 y  u9 d  
暗处，杨龙的表情凝固了，看着蜜娅睥睨的气势，悠悠呢喃：「这最后一句不是计划里的说辞，可是效果却出奇的好，还她的仇，她有什么仇？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这种东西真的是刻在基因里面的吗？怎么突然感觉这件事情我做错了呢。她的记忆，真的篡改了吗？不行，为了保险，必须要让那个狗屁保罗再检查一下。」  
  
用不到一天，黄金殿门外的事情就传遍了暹罗内外。黑道上都在传，一个比萨莎更为心狠手辣的家伙出现了，而那人正是萨莎的妹妹，叫做蜜娅，长相和萨莎一模一样，几乎可以说是萨莎的升级版本。此人上位之后，杀伐果断，先是把阎王风光大葬，接着当天处理了几个在萨莎出事之后闹事的刺头，恩威并施之下，几乎已经各方势力分割的黄金殿，竟然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重新凝聚到了一起，而且还用各种手段拿回了不少场子。  
  
正在重新装修的黄金殿大楼，狂傲的向胆敢和他动手的势力示威。  
, {5 l1 C% A' P( v  
暹罗生态园7 w& {6 t+ P. p8 V% x  
, P: E+ o7 k) t' e  ?& D8 \_  
自从蜜娅在黄金殿大出风头之后，她就被杨龙送回了这里，明说是为了检查身体，可是蜜娅明白，这是杨龙对自己产生了猜疑，多次所谓的精神检查就是证明。  
  
为了不被发觉异常，蜜娅的神经每天都紧紧的崩着，尤其是每天的检查，保罗从来不会当面说明结果，这让她每次检查都如同上刑，深怕自己有一丝一毫的闪失，若是保罗有一点疑问，自己就会小命不保。+ f, N. G7 r: o- @  
3 H& G8 o; ^! V# `8 F; ~. R  
幸好，蜜娅熬过来了，虽然有几个参数卡在临界点上，不过还算是在合理范围，保罗做了无数次测试，最终也只是徒劳。他对自己的技术是如此的自信，当然了，这也怪不得他，莫恩岛数百年的传承，岂会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身上失手。$ I8 F$ E9 b3 \_% J! E: U  
; x  e. k" `% \. M  
保罗没有考虑到的是，他一路走来，在蜜娅身上发生的怪事已经足够多，诸多误差叠加起来，最终结果早已离题万里。  
  x# m/ u\* `8 V. M7 X3 C  
最关键的是，蜜娅或者说杜思文的出生是沈星宇一手操办的，怎么可以用普通人的标准来看待。- }! T. M7 w! I& P: u4 C  
1 m% {& n/ e8 @) u  
这天，蜜娅做完了检查，再一次漫步在走廊里，远远的，恰看到陈衿衿又蹲在试验田里忙活。她偷偷的整理了服装，蹑手蹑脚的走了过去：「嘿，陈衿衿是吗？」0 g$ p- v9 E. \  
' O; B, J/ M( i7 V( J+ B: x  
陈衿衿先是一呆，随后扭着应为紧张而酸痛的脖子转了过来，摆出自认为帅气的姿势：「你还记得我啊，蜜娅。」! [( d$ `. y; b' ^3 Y  
\* z6 i. a8 F0 h: R# W3 F  
「我看你斯斯文文的，怎么天天在地里呆着，不累吗？这天又闷又热的。」蜜娅想不到切入点，只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看陈衿衿依然傻傻的笑：「我认识一个叫陈青青的，你和他长的好像哦。」  
' O0 T) B3 H3 b, v5 ?$ b) U: L$ T  
「不累。上午挑选样品，下午实验室做比对实验，我是学医的，这次出来做实践，这已经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了。」说到自己的专业，陈衿衿的话终于多了起来：「这是一个伟大的项目，毒品祸害万年，我希望可以通过我的手，拯救天下瘾君子于水火。」  
  
「什么？戒除毒瘾的药吗？」蜜娅一脸的不可置信，但是想到现在他还在做实验，那么这种东西必然是还没有实现的，神情又失落下来。9 s\* s4 E; v7 t6 z. i  
, k& c0 ]# P; t4 U\* R( I9 y' P  
「不是戒毒，是完全的消除毒瘾。」陈衿衿纠正。\* D& P' M- s. L; D0 u! c  
  
「切，治好毒瘾，好让人反复吸么？」蜜娅被他那种朝气蓬勃的气势气到，无来由的生出一股邪火，毫不吝啬自己的险恶揣度。  
  
「这。。」陈衿衿竟然认真的开始思考起了这个问题，陷入了无比懊恼的自责之中：「是啊，因为有了治疗毒品的药剂，瘾君子甚至可能因此而变本加厉。那岂不是助纣为虐？」陈衿衿第一次怀疑起了自己的理想。  
0 d: s0 d7 {% H, K  
「嗨，我问你话呢，陈青青你认识吗？你还没回我呢。」蜜娅看着陈衿衿陷入了迷惘的情绪，暗自得意，可想到最重要的问题对面还没有回答，只能再次强调。  
( c( `( M5 X3 k! t6 r+ d9 E  
「是啊，我做这些有什么意义？治好了再吸，吸坏了再治，终无终焉。」陈衿衿死死的抱头，仰天长啸：「不，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子的。」  
  
「喂，我问你陈青青的事。」蜜娅再次强调。  
- Q\* j. y) O\* I: ?2 E8 t  
「不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事情不能是这样。」岂料陈衿衿被她一句话勾出心魔，满脸通红，那里还听的进去蜜娅的话去，抱着头，蹲到地上，不停的质疑：「人性如此，我做这个研究还有什么用？出发点错了，终点也必然是错误的。错，错，错，完全的错误。」  
  
「顶你个肺，扑街仔，没用的小子。」蜜娅看他如此模样，知道现在肯定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咒骂一句，缓步走开。  
  
---  
' D. C, P/ C" x' \9 |! H: C  
振泰橡胶，总裁办公室. ^. `2 \_  t5 Z$ z  
  
「呼，这可怎么办？杨龙这次闹出这么大的事情，往内地的渠道费用涨了这么多，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。」宋书宸忧心忡忡的看着报表：「必须要尽快找到下家，这种人万万不能再继续合作了，壮士断腕，未尝不是越早越好。」  
0 F# o1 X6 `) X# S  
「可是眼下怎么办？」宋书宸不断的反问自己，这是他的习惯了，利用反问的方式来询问自己，然后自己站到完全中立的角度上来思考问题，这也是他的制胜法宝。  
  
可是这个方法第一次失效了，宋书宸拿起手机，思索了无数次，终于下定决心拨通了母亲的电话，就算是想用陈家来度过这次难关，还是先征求一下母亲的意见才好：「喂，妈，我有件事情想征求您的意见。」  
, K$ k) Z1 l3 A+ y, G( T# l) M' T! P  
「宸宸，什么事，你说。」宋晓雯正在开董事会，可是看到是宝贝儿子，还是毫不迟疑的暂停了会议，来到办公室接听了电话。% [4 b) K6 n5 a  
# n3 \9 C( ?3 ^0 l' T( \  
「这次遇到了一点麻烦，我想暂时借用陈家的渠道，度过一次难关。」宋书宸无比认真，他在母亲面前始终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，他的对自己的要求太高，总觉得自己达不到母亲的期望，故而一直努力的提升着自己。  
! K+ A3 x0 s) ^9 ~1 B; K  
「不行，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，你不要有太多压力，振泰橡胶能做到先在这样，妈妈已经很满意了，做生意，有赚有赔，不必如此执着。」宋晓雯先是拒绝了他，而后又开始说教，典型的严母性格。& y! W7 u5 T) z) }3 m1 M  
  
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」宋书宸见果然是此种结果，不再多言，悠悠说了一句：「妈妈，家里先在快秋天了吧，晚上凉，您身子虚，千万要注意的。」3 o$ M2 w" W9 [' d- S! D  
  
「哎，我的好大儿长大了，妈妈听你的。」宋晓雯一笑，先是认可了儿子的关心，接着又说：「振泰橡胶做不下去了，你就回来吧，妈妈不怪你的。」0 W( ]6 Z7 ^, n, L7 t8 T  
9 \_8 U  g' h- `' K' b  
「不行，这是您的事业，也是然姨的事业，不能毁在我的手里，我有责任和义务守护好它。」宋书宸再次认真了起来：「您说过的，经营好振泰橡胶，这是您给我的试炼，我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。」! Q) z6 p\* o; N, F& t5 d+ \  i  
1 X( U6 X8 h+ l. R. ?  
「然然。」宋晓雯少有的沉默了，倒抽一口凉气，不知该如何给儿子开口。  
  
「对了，说到然姨，我有件事要和您讲。」宋书宸看对面沉默了，接着说。2 A3 p. m2 L' f" }/ P4 a. s  
' F6 `" A) Y5 \_  
「停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私事的话，等有机会了再说吧，我等下还有个会，先挂了。」宋晓雯如何不知儿子想要说什么，本能的拒绝着真相，慌乱间，甚至把办公桌上的杯子都给摔了。  
  
「怎么可能，他已经知道了，是文凡和他说的吗？不可能啊，文凡不是藏不住事的人，难道这就是天意？」宋晓雯短暂的失态之后，稳了心神，起身前往会议室。3 m' F) U3 x7 T$ F$ k8 s& A  
\* g) y' |5 w- x2 Y+ a/ B  
「好了，前面的议题既然没有结果，就暂时搁置，我们讨论一下往国外扩张的事宜。」宋晓雯坐了下来：「你们有什么好的提议吗？畅所欲言。」) i; x3 ^' O( o' ?, V  
( d' f) \_  ^6 z# w- \$ x# m  
---2 M! X7 H& ?6 G; K& ]" B1 ?  
  
彼时，郊区一个山中别墅。  
  
郑幺妹来到当年蒋先生最喜欢独自呆着的房间里，对着黑暗低声呼唤：「小蒋先生，时辰到了。」  
  
「真怀念那，一晃都这么多年了。」蒋明翰悠悠的说着。  
  
两人来到院子中硕大的二爷像前，而此时无数人已沐浴更衣，在此等候多时，院子里挤的满满当当。蒋明翰接过旁人递来的香火，无比虔诚的捧到眉心，在门外的巨大二爷像前半跪：「忠义堂，蒋明翰，携宝岛诸部将，在此给二爷敬香。」. \_3 B2 y8 j; |2 L  
: g) s" F! k! s6 J1 N1 k# z  
「属下在，给二爷敬香。」以王新雄为首，陈光祖次之，接郑幺妹，李阿司，余下诸人有样学样，呼啦啦的在蒋明翰背后站成数排，恭顺半跪。+ W) w0 N$ V6 A$ ~, o1 |  
9 H& R, V/ x) y7 c7 g7 k4 t  
「二爷在上，忠义堂远走宝岛，令忠义二字蒙尘，罪该当死。今蒋明翰，王新雄，郑幺妹，李阿司携忠义堂其他弟兄共计九十六人，焚香滴血，效蒋氏凌飞，在此盟誓，各人同心，心传忠义，乐必同乐，忧亦同忧，虽不同生，死愿同死。愿忠义二字，复彻暹罗。」蒋明翰起头道。: r( r1 J& y7 U% s+ {  
  
众人复述一遍，插了香火，取了酒水，满满倒了一盆，各人刺伤手指滴入鲜血，又各取了一杯：「有忠有义，富贵荣华，不忠不义。」众人停顿，蒋明翰喝完酒水，高高举起酒杯，啪的摔碎：「照此莲花！」. R9 Q\* ]3 {5 P, c: Y  
7 U; l/ Q. @4 R4 m: v& B  
「照此莲花。」众人都将酒杯摔了。  
4 ^' ^- V/ h. V" z( ~2 h  
「二爷护佑。」蒋明翰再次跪拜。  
  
二楼，宋晓菊掩住抠鼻，掩饰住了激动的心情，含着泪，将这一幕拍了下来。; Y3 z6 V  }( T+ m/ e& p9 F3 M  
  
暹罗警厅7 @3 r- D+ e: R- L; C( |- E) H2 `1 Y, J  
7 G# G3 l- q5 j# @8 Q  
「命令，成立国际缉毒扫黑专项整治队伍，内地警方由谭梦薇局长牵头，暹罗警方全员协助，目标，彻底清除暹罗地区以萨莎为首的制贩毒，制造恐怖暴力的犯罪团伙。有多深，挖多深，不惜代价。」  
  
「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」  
  
「妈的，这些内地的警察，狗拿耗子。」被内地人当枪使，暹罗警方自然不愿，一个个吊儿郎当的，没有多少积极性。. B- o+ l: F3 \" i# h$ }7 x" l) a  
& J  r8 D" c0 T2 X% d3 w, j. V  
「再次强调，该队伍由谭梦薇牵头，所有人员都必须要服从她的命令。」# W1 ]7 W- ?% e  
  
（为了剧情，戏剧性一点吧，警方线不想做过多展开。）) r9 O1 L3 V+ d, y. m. r; A  
  
第一大章完成。